



# 夏 衍 选 集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朱成蓉

封面设计：陈世五

版面设计：陈 维

书名 夏衍选集·第一卷  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 
成都盐道街三号  
新华书店经销  
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88年7月第一版	开本	850×1168	1/32
1988年7月第一次印刷	印张	22	
印数 1—500册	字数	454	千

ISBN7—5411—0032—3/I·33

定价：（精装）8.65 元



一九四九年作者在北京

# 目 次

赛金花.....	1
秋瑾传.....	71
上海屋檐下.....	139
一年间.....	225
心防.....	309
愁城记.....	405
法西斯细菌.....	491
水乡吟.....	609

# 赛金花



## 人 物

立豫甫（山）

孙燮臣（家鼎）

赛金花

德晓峰（馨）

卢玉芳

金荣爵

程 璧

顾 妈

孙三儿

哈德曼

汉纳根

瓦德齐

廷 雍

樊 偶

魏邦贤

李鸿章

前午楼（吕）

徐寿朋

克林德夫人

小七

其他大官，妓女，军官，仆役等多人。

### 时 代

一九〇〇年（光绪二十六年庚子）五月至一九〇五年四月。

### 地 点

北京。

## 幕 前

(电影)

(溶明) 北京城远景。

(化入) 城楼近景。

(化入) 破碎褪色的黄龙旂，风吹打着。

巨炮口，发射。

黄龙旂。

巨炮，发射，烽烟。

黄龙旂渐渐地降下……

烽烟，群众喊声。

黄龙旂。

(叠印字幕) “一九〇〇年(光绪二十六年庚子)，在  
北京”

炮声。

(化入)(叠印字幕) “悲剧时代中的一个喜剧的插

曲。”

炮口，猛烈地发射，烽烟。

黄龙旂渐降下（溶暗）

幕后放黄烟，至观众能闻到火药味时，幕渐渐启，哄饮欢唱之声可闻。

## 第一 场

“天生的这副爱热闹的坏脾气”

〔一九〇〇年，旧历五月初旬。〕

〔户部尚书兼佐北洋军务立山官邸的书厅。精致典雅的厢厅，正面上首一张花梨大炕。炕上边挂着一幅工笔寿星画像。两边是蟠曲玲珑的一堂树根几椅。中央是一个紫檀云石面的百龄台。台上陈列着许多铜器、玉件、画册。左侧上方是丰富的书架，下方一带玻窗，窗外茶座架，右侧上方有门，通至正厅的廊下，廊下悬有金寿字的红纱灯，正中，有宝璐的大保险灯。〕

〔幕启时，正厅灯光辉煌，人声嘈杂，猜拳行令与丝竹清唱之声不绝。立山偕孙家鼐谦让地从廊下登场。立山，蒙古正黄旗人，高个儿，亢爽中有名士气。孙家鼐，部尚书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。二人带走带讲。〕

立 ……这可难怪他们要叫我们半开化国啦。现在假如朝廷

肯废科举，开学堂，那么十年之后，……

〔让坐。二人坐下。家人敬烟茶，侍立。〕

**孙** 办学堂，开民智，当然要紧，可也有一层流弊。兄弟在天津的时候，也曾到洋务局办的学堂去考察过一下，觉得那些学生成天的在那儿讲究什么卢梭的《民约论》，孟德斯鸠的《法律魂》，满口的都是革命流血，平等自由，所以兄弟以为要办学堂，也先得将这些书籍禁止，不许学生们私看，否则将来造成的恐怕不是人才而是反叛！

**立** 这当然是夔翁的深谋远虑，可是兄弟倒以为造成反叛的该不是什么《民约论》，《法律魂》，而是那些在民间流传着的荒唐的稗官野史。譬如这一次山东和天津的教案，那些义和拳开口就是梨山老母，齐天大圣，闭口又是白玉堂，黄天霸，一派妖乱迷信的话，满布在官民心里，这倒是一件大大可虑的事情。

**孙** 豫翁讲得很对，可是……（另一家人从走廊登场，将一大束从内厅收下来的缎轴金字之类交给侍立着的家人。孙转换话头）太夫人近来更清健了，真是圣朝人瑞！哈哈……

**立** 托夔翁的福。（回头向家人）来！

**仆** 是。

**立** 外面伺候！把门带上了！

**仆** 是。（退，门带上）

**立** （低声地）夔翁可知道目前朝政，快有个非常大变，咱们皇上恐怕不免要做唐中宗了！

**孙** （愕然）……

**立** 就为了义和拳的事情，老佛爷跟皇上又起了很大的冲突，瑞邸跟老刚又在从中挑动，……方才夔翁说有话跟兄弟讲，可是衙门方面有什么新的变化？

**孙** （有点狼狈）不不，兄弟要讲的倒不是衙门里的军国大事，而只是一个班子里的姑娘的事情。

**立** （吃惊得站起来）嚯，那倒是新闻，咱们的孙尚书也有这样的雅兴！哈哈，哪一个班子……

**孙** （抢着）豫翁别跟我老头儿开玩笑！方才跟太夫人拜寿的时候，扶着太夫人的不是一个旗装的姑娘吗？大家叫她赛金花的。

**立** 对，夔翁真是好眼力！那是德晓翁跟兄弟最赏识的姑娘，今儿特地从天津赶来的。嘿嘿，名满江南的赛金花，哪个不知谁个不晓的出使俄德荷奥四国钦差大臣夫人……

**孙** （解嘲地咳嗽）……

**立** （想到）啊啊，多喝了一杯酒，兄弟失言了！洪文卿星使跟夔翁是通家至好……

**孙** （拦着）别这么说！就是为了这文卿兄留下的罪孽，文卿嫂夫人两次三番的从苏州来信，要兄弟跟陆润老制止她在京津一带招摇，可是现在天津闹着教案，乱烘烘的又不能去，事情就耽搁下来，可巧今天在这儿碰见了她……

**立** 哈哈，想不到在这样的时世，夔翁还会这样的认真！夔翁！一个班子里出身的姑娘，又年轻，又爱热闹，加上到过外洋，有了跟别的娘儿们不同的见识，你要她局促

家乡，那不是……

孙 （苦笑）焚琴煮鹤，这本是煞风景的事情，可是（打拱）还请豫翁海涵，让兄弟跟她讲几句话……

立 好说好说，我就去要她来。（欲走，又停步）可是，说也奇怪，这姑娘不仅能够颠倒众生，就是女太太们也喜欢跟她来往。方才见了家慈，就象天生的缘分似的亲热非凡。可不是吗，听说，她在德国做钦差大人夫人的时候，那边的飞特丽皇后也是三天不隔二的召她进宫去谈话！这……

孙 唔。（多少有不豫之色）

立 （见机）好啦，夔翁请宽坐，兄弟去带她来。

孙 费心得很！

〔立下。孙踱到古玩架前取一件铜器摩挲。前厅欢笑浪谑之声大作，孙有感慨之态。廊下有窃窃谈话之声，一个纨绔子弟和另一商人模样的且谈且走地登场。〕

甲 这事情总得请世兄在令尊跟前加意吹嘘，将来事成之后，兄弟一定特别的报效！

乙 包在俺姓张的身上。你知道家严跟莲公是八拜之交，他们又都是老佛爷宠着，说上去的话没有不灵，莫说一个小小的江海关道，再大一点的也没有问题，（孙未被他们看见，进退两难）只是……

甲 这还用说吗？（瞥见孙，突然的语塞，对乙用目示意）

乙 （回头）喔，孙老伯！

孙 （咳嗽）原来是荫世兄！

乙 （狼狈，勉强地）今天天气很好！

甲 （凑上去）哈哈，没有下雨！

孙 ……

乙 立太夫人真是好福气！

甲 真是好福气！

孙 （咳嗽）

乙 （咳嗽）

甲 （重重地咳嗽，吐痰）

〔一阵笑声，立带赛金花从廊下来。〕

赛声 你说啊，哪一位孙大人？

〔上场，见孙家鼐，赛笑容顿敛，立刻故作镇静地向孙请安。〕

赛 跟孙大人请安，太太小姐们都纳福。

孙 托姨娘……（咳嗽）托姑娘的福。

〔甲乙趁机下场，互相做一鬼脸。〕

立 夔翁宽坐，兄弟到外面去招呼一下，一会儿就来。

孙 （拱手）请便。（对赛）请坐。

赛 大人面前，哪有我坐的地方。

孙 坐了好讲话。

赛 谢大人。（坐下）大人那儿可有苏州府上的来信？太太姨太太少爷跟德小姐一定是……

孙 唔，很好，你还不忘记德官他们，可是你也记得我跟陆润庠大人和你在纱帽胡同讲的话吗？

赛 完全记得，一点儿也没忘记。

孙 可是你已经违背了当时讲好的条件。

赛 大人所说的是哪一条？……

孙 那时候讲定了三个条件，第一，在短时期之内不准上京师来，这儿的熟人太多；第二，今后不准用傅彩云和梦鸾这两个名字做标榜，替你老爷留些体面；第三，除出遗嘱上的五万块钱和首饰衣服之外，今后不准再向洪家需索。……

赛 一点儿也不错，我全遵守着，不遵守的倒是洪家跟替我们居间的（使一眼色）孙大人！

孙 （站起来）你讲什么？

赛 第一，我离开北京已经六年啦，“短时期之内”已经说不上；第二，我现在叫赛金花，并没有用彩云和梦鸾的名字；第三，压根儿我就没有拿到老爷吩咐给我的五万块钱！大人总知道那位叫洪菱的侄少爷回到苏州之后就昧了良心，把款子私自吞了，藏匿起来不见我。我四下派人找，也没有找着他，第二年冬天，在上海马路上碰见他，他支吾着说：“新嫂子，您放心，转过年一定给您。”可是转过年他又躲远了，为了这件事，正想向孙大人喊冤呐！（质问似的）大人，我犯了哪一条？

孙 （语塞）那是你自己不是，我现在要跟你说的是你不该再到京津地方来搭班子，况且，象你现在一样的奇装异服，招摇过市，被别人当作国家将亡的妖孽看，你老爷的面子也给你丢尽啦！

赛 （几分夸张地笑）嚯嚯嚯，大人真是爱说笑话，好象整个儿天下的衰亡，完全是娘儿们的衣服穿坏了似的！嚯嚯……，就在北京吧，妖孽可真多得很呐，上面从老佛爷……

孙 (大声地) 呔, 闭嘴!

赛 (抿着嘴娇笑) 闭啦。大人还有什么吩咐没有? (扭着身子欲走)

孙 (命令似的) 你得很快的回南边去, 否则……

赛 否则又怎么样?

孙 否则叫五城撵你出去!

赛 谢大人! 赛金花等着撵吧! (打一个千回身走。未及门口, 立山扯着卢玉芳兴冲冲地进来。)

立 ……这一刻儿也等不得, 跟您说孙尚书有话跟她讲……  
(与赛遇) 喔, 好极啦, 这是上次跟您讲过的卢玉芳侍郎, 知道您在这儿, 特地赶来的。这(指赛)就是大名鼎鼎的赛金花!

赛 跟卢大人叩头。(行礼)

卢 别多礼吧, 满个京师都在讲着您的名字, 缘浅得很, 直到今天才见到……

[立山见孙家鼐为难状, 很快地过去招呼。孙家鼐告辞。此时德晓峰拿着一瓶酒醉醺醺地从门外进来。]

德 找遍啦, 找遍啦, 我还当你赖酒, 原来在这儿跟赛姑娘见礼, 哈哈……再喝一杯。

孙 (放响嗓子) 玉芳世兄, 晓翁, 请宽坐, 兄弟失陪啦。

德 喔! 夔翁! 想不到, 也在这儿, 喝一杯!

孙 多谢多谢。(立山陪孙家鼐下)

德 (望着孙的背影) 怪啦, 孙老头儿……唔, (望赛看着) 跟你讲了些什么话?

赛 (故作感慨) 承诸位大人看得起, 本来想到京城里搭班